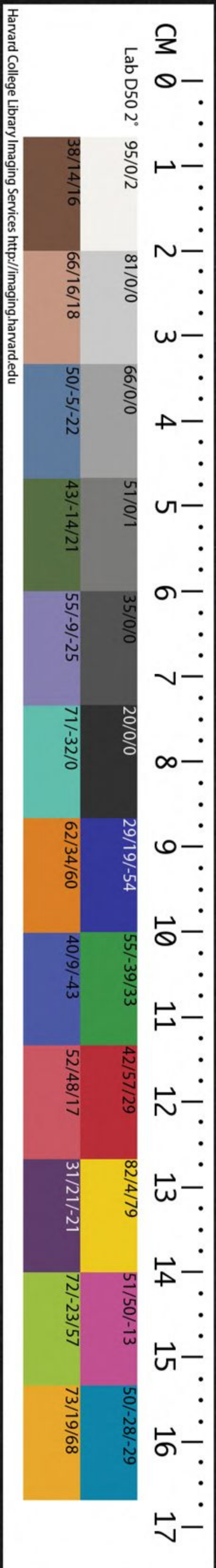


T1035/7231(3)

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7 1941



聖學宗傳卷之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東越

陶望齡訂正

王繼燦

參閱

穆修

穆修字伯長宋時汝陽人師陳搏傳易學性豪
褊少合人有書其詩於禁中者真宗見之而問
或對曰穆修上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宰相丁
謂對曰此人行不逮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
為潁州文學叅軍當時呼曰穆叅軍老益貧家

聖學宗傳卷之六

有唐本韓柳集修因丐于所親得鏤板印數百
帙携入京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伯長
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
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
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
春秋學伯長之學得自陳搏按搏字圖南賜號
希夷亳州人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臥至百餘日
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爲
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爲金乎世

宗不悅放還山太宗卽位再召之宰相宋琪等
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練
養之道皆所不知然正使白曰昇天何益於世
聖上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
之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喜
甚太宗問曰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
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
清淨爲治卽今之堯舜也夫以搏之言如此其
學術可窺而伯長之淵源亦可覩矣故朱子曰

世但以圖南爲學神僊術非知圖南者也圖南之傳直至康節而張敬夫又曰濂溪始學陳希夷當必有據云

胡瑗

胡瑗字翼之宋泰州海陵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爲國家偉器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

以易經教授吳中范仲淹與游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更定雅樂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辟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安定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皇祐中授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安定旣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安定弟子士常居四五嘉祐初仍治太學以

太常博士致仕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者以安定爲首稱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一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積又云安定先生居湖其倅不甚加禮一日積欲往見之間先生宜何以答之先生曰若思而後往便是不誠直已而往可也積聞此語遂大開悟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宋青州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坦率自信無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下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之中挺之事之益謹承順如父兄卒能受易任孟州司戶挺之不事儀矩時太守范雍以此頗不悅雍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於近郊衆或讓之挺之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雍謫守安陸過洛陽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之公檄

往省之雍始稱歎遂受知焉又嘗爲衛州共城
令時康節居祖母服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挺
之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
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
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
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
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康節
始傳其學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欄坐必
拜先示之以陸淳春秋然後授易而終焉挺之
器大久不調或惜之石延平曰時不足以容君
盍去之遂隱去

邵雍

邵雍字堯夫謚康節其先范陽人祖徙衡漳父
徙共城堯夫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
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
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之
才之傳遠有端緒堯夫受學焉堯夫年三十游
河南塋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已而踰河濱

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
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
先生病畏寒暑嘗以春秋時行游每出乘小車
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
知懽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
忘返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入相舉遺逸以堯夫
應詔不起呂誨等薦除潁州團練推官受命卽
引疾於是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
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嘗謂堯夫曰先生可

衣此乎堯夫曰其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富
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堯夫天津隱
居相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堯夫曰公相招未
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嘗令二青衣蒼頭掖
之以行一日與堯夫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
步下堂堯夫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弼曰忘却
拄杖矣弼以堯夫年高勸學修養堯夫曰不能
學人胡走亂走也弼嘗患氣痞堯夫曰好事到
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弼笑曰此事

未易言也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因戲之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去堯夫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堯夫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請堯夫與惇會惇縱橫議論初不知堯夫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堯夫乃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為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

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惇後欲從堯夫傳數學堯夫謂須十年不仕乃可蓋不之許也邢恕欲從堯夫學堯夫畧為開其端倪恕援引古今不已堯夫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雍欲觀化一巡光曰未必至此堯夫笑曰死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

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湏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一日伊川又往視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一日有新報堯夫問有其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堯夫德器粹然不事裋褐不設防畛群居莫笑終日不爲甚異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

人明道兄弟初侍其父識堯夫後訪堯夫於天津之廬堯夫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論議終夕明日二程謂人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學也堯夫嘗自號無名公作無名公傳曰無名公生於冀方長於冀方老於豫方終於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

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旣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旣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旣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

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
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矣無名者
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
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
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
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
在十洲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
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

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
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
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
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禱災對曰未嘗妄
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
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
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未醺而罷
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
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

聖學身傳卷之六
無可柰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
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
于肩室大于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
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
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
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
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
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
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

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
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
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
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
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
之肺腑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
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
嘗掛一言舉世尚竒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
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

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
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
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
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
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
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所著書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等
其畧曰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
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

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
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
無定體惟化是體 聖也者人之至者也謂其
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
世觀萬世者焉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
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於
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
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 以道化民者
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無有

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
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
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所以聖人有
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
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與以
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
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受人而不爲輕若素無
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
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能知其天下之

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所以聖人有
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
與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
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
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
則謂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賊矣以利
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
知王者正也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
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與以

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
夫利者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
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五霸
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
矣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
人凶武人爲於大君其斯之謂與 所謂皇帝
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
無爲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
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則禽獸

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
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
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
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
而觀之也 人能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
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
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
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
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

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其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 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

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旣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

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心
爲太極曰道爲太極 形可分神不可分 先
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
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
以其本於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爲神
者至言也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
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精氣爲物形也游魂爲
變神也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知易者
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

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爾人能用易是
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劉絢問無
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
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
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無
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
然後能物物以我狗物則我亦物也以物狗我
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

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况於物乎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花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

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鬼脾之靈曰魂脈之靈曰魄鼻之靈曰魂鼻之靈曰魄口之靈曰魂口之靈曰魄耳之靈曰魂耳之靈曰魄目之靈曰魂目之靈曰魄言八者則謂之視脈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鬼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備具然後謂之人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鬼存神魂行於天精鬼返於地行於天則謂之曰陽行返於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

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堯夫喜吟詩所著有伊川擊壤集極論詩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却是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湏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蠡測曰人只一死耳何言死萬遍得無語輪迴乎此儒者之所諱也

而堯夫何敢道此明珠良玉所謂人人有貴於已者巨海名山卽世間也欲識出世法必從世間求堯夫他詩有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是知出世不離在世先後二字亦不必泥觀易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蠡測曰此明造化在手宇宙生身極切

倚欄詩六尺殘軀病復羸况堪日日更添衰

蒲懷可惜精明處一語未能分付時沙裏有金
然索揀石中韞玉柰何疑此情牢落西風暮倚
遍欄干人不知蠡測曰疑字說盡人蔽處自疑
自怯所以終不知知識吟目見之謂識耳聞
之謂知柰何知與識天下亦常稀蠡測曰人人
有目人人有耳人人能見人人能聞何以知希
識希此是入悟之門仁聖吟盡道之謂聖如
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蠡測曰道
者路也徐行翼趨步步踏着不生疑畏便是盡

道便是聖矣天者自然也不學不慮孩提已能
只如此去便是如天便是仁矣仁聖何難而謂
莫敢倫哉樂物吟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
鼻人之靈皇王帝霸由之生天意不遠人之情
飛走草木顛旣別士農工商品自成安得歲豐
時常平樂與萬物同其榮蠡測曰皇王帝霸世
界汗隆而天之明人之靈萬古如故顛之別品
之成一毫不移故汗隆升降豈是由天意而實
人情爲之也忘情則時常平矣月到吟月到

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清夜吟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

味料得少人知 天聽吟天聽寂無音蒼蒼何

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自餘吟身生

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

暮春吟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

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 伊川云

堯夫有詩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蒲懷都是春

又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卷舒

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皆不止風月言

皆有理又詩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

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 伊川於此不逮堯夫又云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把這些事便與堯

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

道來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

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或問近日學者有厭拘

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為人

如何曰邵子胸襟中有這個學能包括宇宙終

聖學宗傳卷之六
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下得今人却恃個甚
復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
帝霸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堯夫猶空中樓閣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宋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
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
主簿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
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茂叔
獨與之辨不聽乃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曰如

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
免且賢茂叔薦移柳州桂陽令郡守李初平知
茂叔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茂叔論學歎曰吾
欲讀書何如茂叔曰公老無及矣請得爲公言
之初平逐日聽茂叔語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
部使者趙清獻公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茂叔
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清獻守虔熟視其所爲乃
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
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

聖學宗傳卷之六
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
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
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
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并再鎮蜀將奏用之
未及而卒年五十七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
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
名度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
濂溪始掾安南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
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使二子

顯頤往受業焉茂叔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所樂
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顯之言曰自再
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茂叔茂叔曰吾老矣
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
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
來耶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過之與
之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安石少
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謁濂溪定三及門而不

見安石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乎伊川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明道少年好獵既見茂叔自謂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見獵者有喜心乃知茂叔非虛言也蒲宗孟曰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與邵伯温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挾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伊川指向前食桌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

在其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黃廷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黃瑞節曰或謂先生太極圖得之穆修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朱子獨斷之曰不由師傅默契道體程子曰周茂叔窮禪客臧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傅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糾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

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嘯嘒之耶晦菴曰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
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
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獨知之這老子
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也所著有太極圖說曰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
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
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
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
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
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朱子曰
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這箇道理便會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之爲言甚也極至之甚
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謂之無極者正以
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
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
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
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
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動靜非太

極而所以動靜者乃太極也故謂非動靜外別
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則不可自太極
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個圈子何嘗有異有是
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推之於前而
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故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且自那動處說起
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又曰太
極是箇太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
宙無一個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

極是多大無一個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
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當認得這個意思又曰
人身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
其性便是理或問曰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
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
顏曾是如何朱子曰焉知其不曾說曰顏曾做
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
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臆
度思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是若理會得

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度氏曰太
極之妙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學者亦求之此
心而已矣喜怒哀樂之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
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於此深
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
聞以推其不可聞度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
妙可求矣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
真氏曰周子因群聖之言而推其所未言昔也
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

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蠢測曰朱子解無極太極可謂深切著明而他時又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又曰稟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而如此則陰陽反在太極之前不顯茲解何哉朱子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此解當爲定論動極靜極之說世亦有疑者知無先後次第則亦當自豁然矣人得其

秀而最靈非從他得自得之也朱子謂我所固有是也或曰非得之天乎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不離自己曰有不靈者何曰亦莫非自卽靈秀之中而有修悖之殊修悖豈自他乎悖之卽靈秀非其初矣曰各具一太極統體一太極者何也曰各具一太極者本來自具非分而與之之謂也統體一太極者千燈一光非還而合之之謂也使太極而可以分合可以與受則太極亦不過一物當必有妙於太極者分之合之與

之受之矣其可通乎太極生天地非天地生太極也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太極中物合者無間異非以此合彼之謂也朱子證之人身謂便可受用及度氏真氏之言皆喫緊的切最當體認故人必無疑於此方知始終生死之說此太極之所以圖所以說也不然失周子之意多矣

著通書四十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蠡測曰此章反覆言誠明只是一個誠名目雖殊一而已矣朱子曰易是無形影的物事亦即誠之別名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蠡測曰此章以誠則無事矣一句爲主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

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
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
謂神蠡測曰此章以誠無爲一句爲主夫知無
事無爲而後可以言誠不然皆非周子之所謂
誠也知此方知大學之誠意爲無意中庸謂至
誠無倚皆同此旨朱子曰元來誠幾德便是太
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 寂然不動
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

曰聖人楊氏曰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
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
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動
之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
朱子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
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 動而正曰道用而
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
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蠡測曰動用皆根
誠來子思言慎獨而此言慎動誠無二也顏子

不遷不貳孟子勿助勿忘是慎動合其無事無
爲之體而已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
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不守不行不廓爾蠡測曰仁義中正而已矣猶
所謂忠恕而已矣孝悌而已矣 人之生不幸
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
賢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
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

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
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又曰知幾其神乎蠡測曰上言無事無爲而未
嘗不守不行不廓此言無思而未嘗不思皆密
旨也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蠡測曰從士希
賢說向上則多層節從聖希天說起則賢與士
總歸希天如射之的皆期於此希天者率性而
已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 天道行而
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

聖學宗傳卷之六
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
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
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
心而已矣蠡測曰豈遠豈多而已矣只是說歸
約處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
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
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木陰根陽火陽根陰五
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
兮其無窮兮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

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
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
溥庶矣乎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
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
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
大有定朱子曰一箇是萬箇萬箇是一箇如千
部文字字字如此好箇箇如此好人道是聖人
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
箇印板印將去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聖學宗傳卷之六
三十一
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
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
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
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
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
故顏子亞聖或問朱子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
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或思量顏子
樂處朱子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

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
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
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朱子曰此重此樂人
亦少知之者 仲由喜聞過今人有過不喜人
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聖
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
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

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蠡測曰此章復提誠字懲窒遷改即是慎動動而無動至誠之用懲窒遷改謂之必有事謂之行無事皆可也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

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

聖學宗傳卷之六
三一三
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於外物所搖動如
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
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至誠則動動則
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
以成其變化蠡測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以見擬
議之非擬議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而亂
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良其背背非見也

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作
愛蓮說曰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
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
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
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
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
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
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拙賦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

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
 風清弊絕 宿崇聖詩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
 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晚磬
 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 門扉詩有
 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闢從方便乾坤在此
 間 春晚詩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
 飛吟餘小立闌干外遙見樵漁一路歸
 邵雍篇 撥發也倍音倍始花也蕾音畢花統
 聖學宗傳卷之六終

聖學宗傳卷之七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參閱

程顥

程顥字伯淳謚純公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
 生宋河南人明道始生神氣秀爽未能言叔祖
 母抱之不知釵墜後數日方求之明道以手指
 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十歲賦酌貪
 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

聖學宗傳卷之七
弟伊川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慨然有求道之志二十六歲舉進士調鄆縣簿再調上元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弗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今行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呂正獻公

公著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明道有悔薦之意明道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移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視民如子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云某嘗媿此四字熙寧初呂正獻公薦授中允權御史神宗素聞顯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

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
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
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上召問所以爲御
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禪贊朝廷則可使臣掇
拾群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嘆賞以爲得
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
心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
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議更法令言者攻之
甚力明道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
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明道未
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
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
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
又一日因論事不合安石謂曰公之學如上壁
明道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遂不附已
者獨不及明道曰此忠信人也改簽書鎮寧軍
判官中人程昉取澶卒八百人天方大寒虐用

之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明道曰此
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
往開門撫納具以事上得不復遣曹村埽決明
道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
亦所當爲請盡以廂兵見付帥遂以鎮印授明
道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
勞人耳明道命善泅者先渡決口引大索以濟
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虜監洛河竹木
務神宗念顥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

可用爲執政安石不對又有登對者自洛至上
問曰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帝崩詔至洛明道
謂韓宗師曰君實晦叔相矣韓曰二公當何如
曰若與元豐大臣分黨則衣冠之禍未艾也明
道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
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
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旣去所
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
衆君子不與之爭勢又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

聖學宗傳卷之七
四
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又曰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苟如是尚是爲已其心却不在朝廷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陳瓘作責沈文曰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予爲禮

部貢院官舍與范淳天同舍淳夫云顏子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曰伯淳誰也淳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時自愧不可言伊川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明道曰見之非易見不能及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智者又看做智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樂莫

大焉樂亦在其中矣不改其樂湏知所樂者何事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爲此以下論 今人居履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

惟在莊敬持養 自得處豈得分毫論若見則
 便見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
 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
 默而識之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蠢
 測曰以上明道皆示人求知其辭玄其旨微孔
 孟相傳惟此而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
 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
 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
 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

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
 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自
 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灑掃應對與佛
 家默然處合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
 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萬物皆備於我
 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
 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
 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舖放着幾時
 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

孝道多元來依舊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
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只是一箇誠
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嘗謂以心知天猶居
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
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
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
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良知良能

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若不一本則
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形而上
爲道形而下爲器湏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
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道之外無物
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理則
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之四海而準湏是質諸
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
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
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

更難爲名狀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個別有天地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其譬如聞視世之仁義者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 一日遊許之西湖

在石壇上坐少頃腳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一日見火邊燒湯餅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蠡測曰已上皆直截之宗曾容一毫擬議否曾有一毫等待否不於此透徹不可謂得程氏之傳 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理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是以明之

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
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
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
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
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
喪失其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
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
亦不患不能守也 張載寓書問定性未能不

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書答之曰所謂定者動亦
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
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
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
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
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
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

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
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
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
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
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
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
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
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

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
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
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
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
聖人之喜怒哀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
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
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
思過半矣 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侯世與
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
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
語爲况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
省 忘敬而後無不敬 凡人纔學便須知着
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論持其志曰只這
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大抵學不言
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
也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之近
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

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
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
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
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 聖人未嘗
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乳獨聖人未
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
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 人
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聖學宗傳卷之七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
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
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只是論得規
矩準繩巧則在人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學
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不哭
的孩兒誰抱不得 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儘
有功禮在何處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人有
語導氣者問明道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
而冬裘饒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

矣 橫渠嘗言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
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謝良佐錄
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又曰賢
讀書慎不要尋行數目 明道昔在長安倉中
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
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
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明道在澶州
日修橋少一長梁魯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
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

不可有一事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
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蠡測曰已上皆程
子示人用功微旨須善承領 只理會生是如
何 知性即明生死之說 既說心有感通更
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死生存亡知所從來胸
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
別理 子曰朝聞夕可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
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
死生死猶古今蠡測曰此皆程子理會生死處

言簡而義悉矣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
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
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
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 氣外無神神外
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天下善惡
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
此 中庸言誠便是神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
不足以形容故也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

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
又却恐賢問其尋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
則多無字有無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
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
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且喚做中若
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
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
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蠡測曰

明道論性論神論中如此非真知者不能契
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有
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
我願爲太平之民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
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黃鍾牛鳴忠信而出忠信而入油火上竿
禁蛇蜈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而已矣人能
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
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

皆是自私者也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
 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某言下有省 某
 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
 有說以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
 我底公却自無所得某遂心服 或問儒佛同
 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或問立則
 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先生曰在輿
 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或有詩云參倚
 前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劔尋舟

跡大似子張書在紳

或云天下歸仁只是物

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窻問曰此還歸仁否或人
 默然因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
 周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 温
 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
 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
 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蠢測曰已上皆言
 之不可以思量擬議者也 謝氏曰先生坐如
 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學者須是胸懷

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鄆縣作簿時詩云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
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
曾點底事一般又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
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
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
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明道擺脫得開爲
他所過者化張氏曰明道書窗前有草茂覆砌
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

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
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
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此豈流俗之見可同
日而語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
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程頤

程頤字正叔稱伊川先生與兄伯淳同受學於
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面陳所學不
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

試諸生得伊川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
希哲與伊川鄰齋首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除
秘書省校書郎伊川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
有故事今臣未得人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以
爲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願奏言輔
導少主不宜踈畧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
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聞帝在宮中起行
漱水必避螻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耳願
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時神宗之

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
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請開樂置宴
願奏罷之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
今特設宴是喜之也五年丁父憂除服三省進
呈欲與館職簾中以其不肯靖令只與西監願
再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
閣西監之命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
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
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伊川曰族子至

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
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舡幾覆舟中人皆號哭
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
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
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
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
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髭
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徽宗卽位移峽州
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

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
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
毀朝政於是有害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
書今監司伺察伊川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
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
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
年七十五程伯淳常謂伊川曰異日能尊嚴師
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
予不得讓焉故伯淳常爲條列官司不以爲浼

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伯淳請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卻甚較計

在漢州日宿一僧寺伯淳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伊川自謂此

是某不及家兄處 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

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蓋有不通處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

能不改其樂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未達以

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始識伊川面 陳經正問曰据貴一所見天地間皆我

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此追求斷鍊之語而惜乎經正轉語不來何不答曰衆人皆餒我獨

飽 韓維帥許伊川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為民祈福也曰福斯民者不在公

乎 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竒特事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

有光曰願亦有奇特事理請問之曰每食必飽
邵堯夫謂伊川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
衆矣子能盡知耶曰天下之事其所不知者固
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
曰子知雷起處乎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
愕然曰何謂也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
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曰
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伊川嘗謂學者曰
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洒掃得

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問佛說生死如何曰辟
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說死生輪迴可否
曰此事說有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
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以春爲始而
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
生者其與是類也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
無知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 問凡動用
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
心而後有意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

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尹彥明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彥明日固是只爲開眼卽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彥明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彥明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懼也彥明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韓公持國與伊川

語嘆曰今日又暮矣伊川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

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可矣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悖一行然不知亦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

此等則做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道也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于言下卽悟何啻讀十年書張戢嘗於政事

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戢不能答伊川因云却不向他道只這便是不會讀書問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莫是上下一理否曰到這裏只得點頭問學者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

君者也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
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
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亦大矣噫
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
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自不察
乎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
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
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
而已矣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

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
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
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惟聖人
明於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問或有孤
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
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尹
焯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
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莫大洩天機否曰如此

聖學宗傳卷之七
三四
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伊川病革門人往視之伊川瞑目而卧門人曰夫子平日所學正要此時用伊川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沒晦翁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使是爲洛學熹也常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的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會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已使也

呂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封滎陽公壽州人正獻公公著之長子公著字晦叔晦叔甚愛原明教之事事循蹈規矩遣師焦千之胡安定復從明道伊川橫渠游知見日益廣大棄私舉一意古學讀書平直簡要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務畧去枝葉直截徑徒

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以蔭入官爲說書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爲主心正意識天下自化不假他術爲郡令公帑多蓄鰓魚諸乾物及筭乾薑乾以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命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輜人俱墜浮於水而原明安坐輜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後自省察校量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微覺心動數年前大

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或至絕糧數日處之宴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每日讀易一爻不以毫髮事于人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字擾公私或問原明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下焉者且自思曰若答他却與彼等忿心亦自消也政和中卒年七十八朱子曰呂氏家傳深有警悟人處但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

聖學與傳 卷之七
者與釋氏不同而呂公學於程氏乃反見得佛
與聖人合豈不背矣之甚哉然考其學問初不
失程氏之宗晦叔自幼講學即以治心爲本爲
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晦叔
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晦叔曰
堯舜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志所以爲堯舜
也晦叔脫益究禪理每勸司馬君實留意曰所
貴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
爲方外人也蓋其家學相傳如此夫自修則正

心治心用世則知人安民聖學如是止矣又烏
論其他

邵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入聞父教出與司馬
君實二程交故所聞日博以薦授大名府教授
調長子尉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因與伯溫
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
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
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惇方與黨獄故

伯溫以此諷之徽宗即位伯溫上書辨宣仁誣
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懼至紹興四年
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伯溫曰世亂蜀安稍
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
溫注皇極經世其言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
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
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
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
道變而爲物物化而爲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

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
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
而求道不亦妄乎 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
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
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
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以
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一者何也天地
之心也造化之原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
太極者其唯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

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為一體萬物為一身 乾坤謂之物則天地亦物也天地有物之大者耳既謂之物則亦有所盡也然而有所謂悠久無疆者固未嘗盡也 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

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事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

以事天皆本乎心也 惟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盡天下之民而後可以治民矣 天之與萬物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物聖人之與萬民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民萬民與萬物同乎一道則聖人與昊天亦同乎一道矣 一世之萬物與一世之萬民同乎一道則萬世之萬物與萬世之萬民亦同乎一道矣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物也民

也聖人也天也其道一也故古之聖人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物而觀萬物以一世而知萬世者蓋由斯道也 心無所在而無所不在故以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心迹體用之間有權存焉則所謂體無定用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者也如是則心迹體用俱以泯矣 文中子所謂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唯聖人爲能盡之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爲動陰闔而爲靜

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
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
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
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聖人
之心即天地之心也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
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
於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
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
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於此

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
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
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
遂以靜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靜復則止
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爲虛無之論者
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天地之心一歸於無
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
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
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

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爲動靜之間也獨楊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於中首象中孚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辭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雖然天地之心所可見者亦不過因時順理而

已因時順理所以謂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轍迹哉嗚呼所謂動靜之間者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能至此則可以知變化之道可以知生死之說不能至此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外於此者皆邪說妄行也學者欲求其至在乎默而識之不可以言傳也 人之一身實具天地萬物唯聖人則能反身而誠踐而履之聖人之明表裏洞照幽明洞燭天下之物無出之者以其能反觀也能反觀者以萬物皆備於我自

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物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故能以物觀物以物觀物者能無我故也君子之患在蔽於我衆人之患在蔽於物蔽於我蔽於物君子衆人雖不同其害道一也所以謂之觀物者天地亦物也而況於已乎已亦物也而況於人乎人亦物也而況於物乎夫天地人物至於一已皆同乎物矣然後能觀物非以目觀之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以目觀物者見於前而蔽於後得

於近而遺於遠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心觀物者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理觀物則無遠無近無前無後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矣所以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理者窮之而後知性者盡之而後知命者至之而後知此三知者聖人之真知也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以其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

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我亦人也烏有所謂我哉我與人皆物也烏有所謂物哉無物無人無我矣然後能用天下之目爲已之目用天下之耳爲已之耳用天下之口爲已之口用天下之心爲已之心能合天下之耳目心口其於聞見謀論不亦廣大高遠乎惟其用天下聞見謀論以爲聞見謀論則夫何爲哉無爲而已矣故曰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如是則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張載

張載字子厚稱橫渠先生宋鳳翔人子厚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上書謁范文正公仲淹文正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子厚與論易次日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

語問學之要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
求耶登進士第爲雲巖令熙寧初御史中丞呂
正獻公公著薦之於朝上召入見問治道對曰
爲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說以爲崇文校
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子厚曰公與
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如教玉人琢玉宜有不愛
命者矣語多不合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
戩以言新法得罪子厚乃謁告西歸遂移疾不
出居於橫渠故廬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

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學
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初子
厚不輕與人言學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久矣
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
啓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
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
故關中學者與洛人並子厚每有意三代之治
欲正經界分宅里立歛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
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

呂大防薦之乞召還舊職子厚曰是行也吾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會有言者欲行古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以為古今異俗而子厚獨以為可行議卒不決會有疾謁告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八子厚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西銘子厚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語之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寢熟有一日

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熙寧九年秋子厚感異夢忽以所著正蒙屬門人曰此書乃余歷年致思之所得也其書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朱子曰太虛無形即太極本無極也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狗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

一物之不體也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

然之為體耳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

天地所遷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

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

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究是

足以究生死之說 誠明所明乃天德良知非

聞見小知而已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

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

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盡性然後知生

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
性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
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
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納照不二也 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有患慮知識則喪其天矣 大其心
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
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
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
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
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
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天之明
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
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
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
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
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
能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

成心者意之謂與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
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
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
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
有意爲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
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
後爲與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大易不言有
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
知則無知是以鄙天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洪鍾未嘗有聲由扣
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大海無
潤因竭者有潤至仁無思因不足者有恩 從
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
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
久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
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
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憂道則凡爲貧者皆道
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仁者人也當辨其人

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天地之道無非
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
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
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既易壞惟
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天地以虛爲德
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
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勇 某學來

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
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
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
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
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
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
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
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
見又若既至其中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

聖學宗傳卷之七
四十一
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其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如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棄去者有之此學以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傳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矣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上蔡見明道先生先生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又一日謂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曰且靜坐上蔡自負諛博初見明道每舉史書以對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明道

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遺一字上蔡大不服後來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明道每謂上蔡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顙有泚憤悱如此上蔡見明道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彊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明道明道曰可謂益友矣既而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上蔡曰也只去

得個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而近思者也上蔡後告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太學上蔡對曰蔡人甚習禮記決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上蔡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

稟學焉建中靖國初在書局召對忤旨出就監
門之職坐飛語詔獄謫錮終身崇寧癸未卒年
五十四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上
蔡嘗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
就上面下工夫予未及第時夢入內庭不見神
宗但見太子垂涕而泣及釋褐而神宗晏駕哲
宗嗣位乃知萬事真實有命非人力所能計較
也 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
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若信不

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 吾舊多恐怖每
於危階上蹈險以習之 或問色欲想已去多
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又問
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
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
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並無徼羨底心 富
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
以好事期待他非是小事切湏勉之透得名利
關便是小歇處然湏藉窮理工夫至此而後可

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 游定夫問曰公
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可謂切問矣實就上
面做工夫來曰如何做工夫曰凡事須有根如
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
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問洒掃應對上學却

是太鑽屑不展拓曰凡事不必須要高遠且從
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如將天下與人雖大
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
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

人如將天下與人相似又如行於屋臺邊心便
恐懼行平地上心便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
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一般只如洒掃
不着此心怎洒掃得應對不着此心怎應對得

嘗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往見之坐定
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
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
語子發愕然意曰刺如此何由款其講說已而
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掀髯曰聽說論

語首舉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或問劉安節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醅醪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何以見

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又曰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

或問呂與叔問常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曰事至應之不與之俱徃非敬乎萬變而此心常存奚紛擾之有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或問程門教人說敬却遺了恭中庸說篤恭而天下平又不說敬如何恭敬不同曰不

聖學宗傳卷之七
同恭是平聲敬是仄聲舉座大笑 問佛氏有
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之說曰豈免念起然須識
得念起時 問人有智慧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
氣稟異耳然則可變與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
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
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
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擎拳豎
脚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
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

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

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
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
之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問求仁
如何下工夫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
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
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啗不從心中出
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
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

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 問言動非禮卽可以
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則多
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
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 謂呂晉伯甚好學初
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着愛上
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
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
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 仁之爲道惟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而語之亦難其語愈

博其去愈遠古人語此者多矣然而終非仁也
如恭寬信敏惠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恭寬信
敏惠而巳克巳復禮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克
巳復禮而巳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
特飭身而巳何以見其爲仁有子之論蓋亦如
此爾惟孝弟者近仁然而孝弟非仁也今夫出
必告反必面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亦可以爲孝
矣閭巷之人亦能之長幼有序徐行後長者亦
可以爲弟矣閭巷之人亦能之然而以閭巷之

聖學宗傳卷之七
人爲有道不可也。以爲終不可入道亦不可也。但孝弟可以爲仁，可以入道，在念不念之間。蓋仁之道，古人猶難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實欲知仁，則在力行自省，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矣。人能自觀其過，則知其所以觀此，卽吾之仁。天下之事，若數一二本無可惑，察理不盡則惑，本無可憂，有利害心則憂，雖生死亦分內事，本無可懼，中無主則懼，蓋自其不惑則以知名之，自其無往而不

自得則以仁名之，自其無恐懼心則以勇名之，名雖不同，要之其道則一。知者心有所覺也，非聞見之所及，只於聞見能擇而從之，識之與心知殊異，故曰知之次也。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上蔡說某

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伊川曰
人每到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
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
不知在鬧處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上蔡云
只有這些子已覺伊川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
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
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
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
討看曰此便是答底語橫渠說得來別這個便

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個題目入思議始
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
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
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
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
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
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
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
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催什歸根鬼也致

聖學宗傳卷之七
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
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 學者須是胸
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明道先生擺脫得開爲
他所過者化問見個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曰
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
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
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甚親切 橫渠教人以
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門人下稍頭溺
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遂生厭

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
者有知識却從敬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
之本 問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
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
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
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
塗不得執一邊又曰昔日用功處甚多但不敢
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昔伯淳先生
教予予只管着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是

聖學宗傳卷之七
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
悟者總老嘗問一官員云默而識之是識箇甚
無入而不自得是得個甚 朱子曰孔孟只說
爲仁上蔡却說知仁人能見得此心便是爲仁
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再轉而爲陸子靜
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之子韶所不
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之上蔡說仁說覺分明
是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是也李氏
曰不因文公言那得知顯道蠡測曰上蔡之語
皆文公手定乃削去其百餘章內稱五十餘章
詆程氏以助佛說疑是江民表所著削之或宜
而此外五十章者不知何故亦并削之耳大抵
文公以前諸儒之書未有不爲所刪削者至於
程氏遺書亦自云去取之則凡不合於文公之
意者皆所不錄而全書多不傳矣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

聖學宗傳卷之十
五十一
士雖少而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見之京師
謂可與適道明道與扶溝縣學招使肄業定夫
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
薦其賢召爲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
河陽縣晚爲監察御史歷知三州卒年七十一
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遭時清
明不究所用士論惜之有中庸論語說垂於世
定夫曰道未始有名感於善而出則善之名立
托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 仁人心也則仁之

爲仁得其本心而已且心之本體一而已矣非
事事而爲之物物而愛之又非積日累月而後
可至也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
仁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天下歸
仁取足於己而已非有藉於外故曰爲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顏淵請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
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可久矣故能三月不違
仁雖然三月不違者其心猶有所操也至於中
心安仁則縱目之所視更無亂色縱耳之所聽

更無奸聲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發育萬物彌綸天地而何克已復禮三月不違之足言哉此聖人之能事而對時育物者所以博施濟衆也曰然則聖與仁烏乎辨曰仁人心也操之則爲賢縱之則爲聖苟未至於縱心則於博施濟衆未能無數數然也

呂居仁以書問定夫曰儒道以爲順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於聖人佛道去此則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旣從二程學後又從諸

禪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定夫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前輩徃徃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朱子曰程門高第皆入禪學去必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

明道篇

埽音掃堤岸也 泗音囚浮行水上
也 責沈文葉公沈諸梁借葉以自

責也

游酢篇

睥音卓目明暗也

聖學宗傳卷之七終

